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 目錄

卷二一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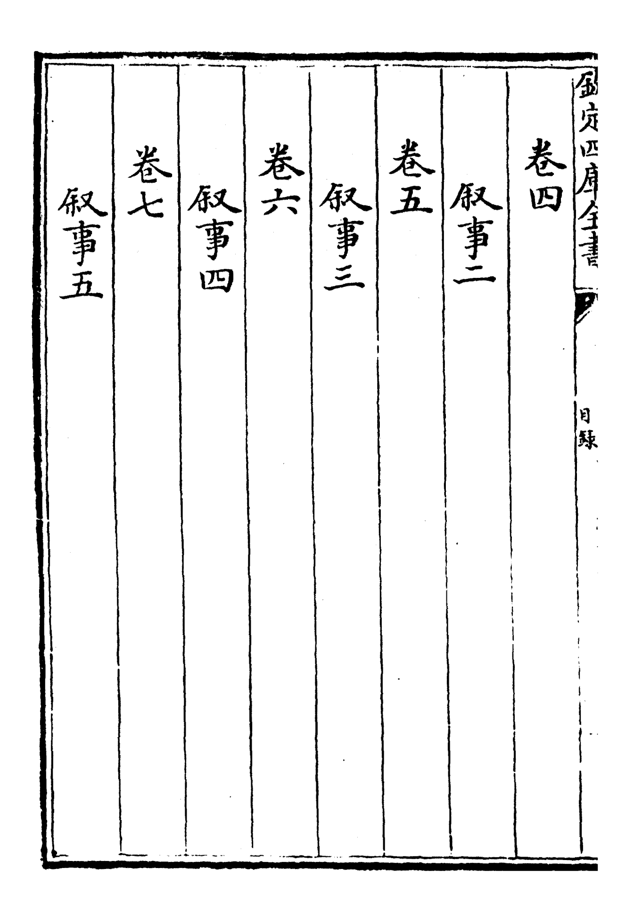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王增闓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卷一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論理

本論上

歐陽修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

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

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

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

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自字）

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説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埶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

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一有具害二字）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

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吴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髪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説也患乎忽而不為爾

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

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

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按公荅李詡書云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嘗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

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説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

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丈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修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愚謂公以世人之歸佛

而知荀卿性惡之説為非其論美矣至與李翶書其説乃如此故附見焉

易或問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

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畧見於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文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

萬物之大以為言益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

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

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捂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葢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

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説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

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
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
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
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
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
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
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
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

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

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春秋論一

事有不達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

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邱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

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

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

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二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

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虚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䟽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

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中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

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襃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

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三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

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

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

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

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

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于

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

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静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畫卦）五為夬

一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畫卦
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一作以壯而
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
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
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
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
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
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

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
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
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
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
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
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説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
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

[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為民表]也

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

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為）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為)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淹)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

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㝡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説一作彊為之言以塞請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此必次道也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毁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於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於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

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於人既長學問好古為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

而不溺其習此葢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髙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嵗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

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删正黄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

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

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娯有黄

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詭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刓以我玩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畧為注解庶幾不為詭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與石推官公操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

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賛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

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㸃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

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扵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徳而然歟抑亦昻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

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二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馬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

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

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
其書而恱之者與嗜飲茗閲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
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
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
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斵木為棊梡
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
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
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

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弟行堯舜周公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

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一作祿）葢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雜說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藴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昬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

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

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惑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盖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兾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

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倫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

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尢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甞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

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葢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髙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竒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唐磻溪廟記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髙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恵著

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葢其明興豪雋終與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虚僊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葢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薫於内故邪説可誘於外内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為哉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

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楊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敝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

跋唐放生池碑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

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葢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

罪人矣

續文章正宗卷一

續文章正宗卷二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論理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

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

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
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
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
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
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馬由是觀
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
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
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

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益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邪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與天下之

物吾蓋未之見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簒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簒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是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産卒無就邑豪以為謬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涴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

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為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為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禄與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道弸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禄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含道德而榮禄與位殆不

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爾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

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

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與意也幸甚

再書

惠書何推褒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為有之者豈某人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為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恤是薄世

終無君子唯某人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為也賢不肖吾所為也吾所為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為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禄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

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葢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為貴若賤天所為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為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

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葢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説不已溺哉按公以性命道德自名者也而論理

之文可取者僅如此蓋其論性曰性可以為惡也又曰性不可以善惡言也其論高明中庸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也至論揚墨則曰楊氏之學為己而近於儒墨氏之學為人而遠於道論伊尹夷惠則曰伯夷之清所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之和又以救伯夷之弊論揚雄之事莽則以為是合於孔子之無不可也公之立論如此則公之學從可知矣故於其論理之文不得而多取也公之學問源流不得而考然於濂溪周子蓋嘗接其餘論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則亦不可不謂其嘗親有道者也而考其平生之言無一與周子合者亦獨何哉若其他文章則蓋有卓然與歐曾並馳而爭先者各見之別卷云云

新序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

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一作為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盖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一無於字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

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一作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一作散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

發而惟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葢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

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録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

字又集次為目録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晩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盔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盔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

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惠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

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悳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

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一本無之字）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為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一本無上一句）臣等故因梁之事

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物者非外一本作以傳之學者使佛之徒知臣等所以距之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一作知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録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葢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葢

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葢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一作亦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

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

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一作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

怨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

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録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祕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葢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

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

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葢千有餘嵗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

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葢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

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一作絕）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一作貴）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

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怫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茍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一無其字陷於罪戾則繫於為法

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録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一作二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

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一作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一有其字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

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甞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説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

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_{一無者字}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_{一作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

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
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
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一無五字）十年之間
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
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徐幹中論目録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
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

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悳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

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

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

顯者七十二人皆髙世之材也然獨稱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髙鑚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虚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葢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

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

謂有志者也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

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鑾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有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葢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

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悳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内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强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葢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

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鑾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有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一無亦字）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一無其字）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

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曽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志

一作忠下同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志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一本無而已字一本而已下有有道以名字五字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

夫然而人（一無人字）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予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也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

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

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

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恠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髙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

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

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

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説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

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甞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甞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自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

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六一居士集敘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葢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

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下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

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歿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

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戸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

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馬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

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緦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説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

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

者順外輕内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說稼

昌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

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續文章正宗卷二